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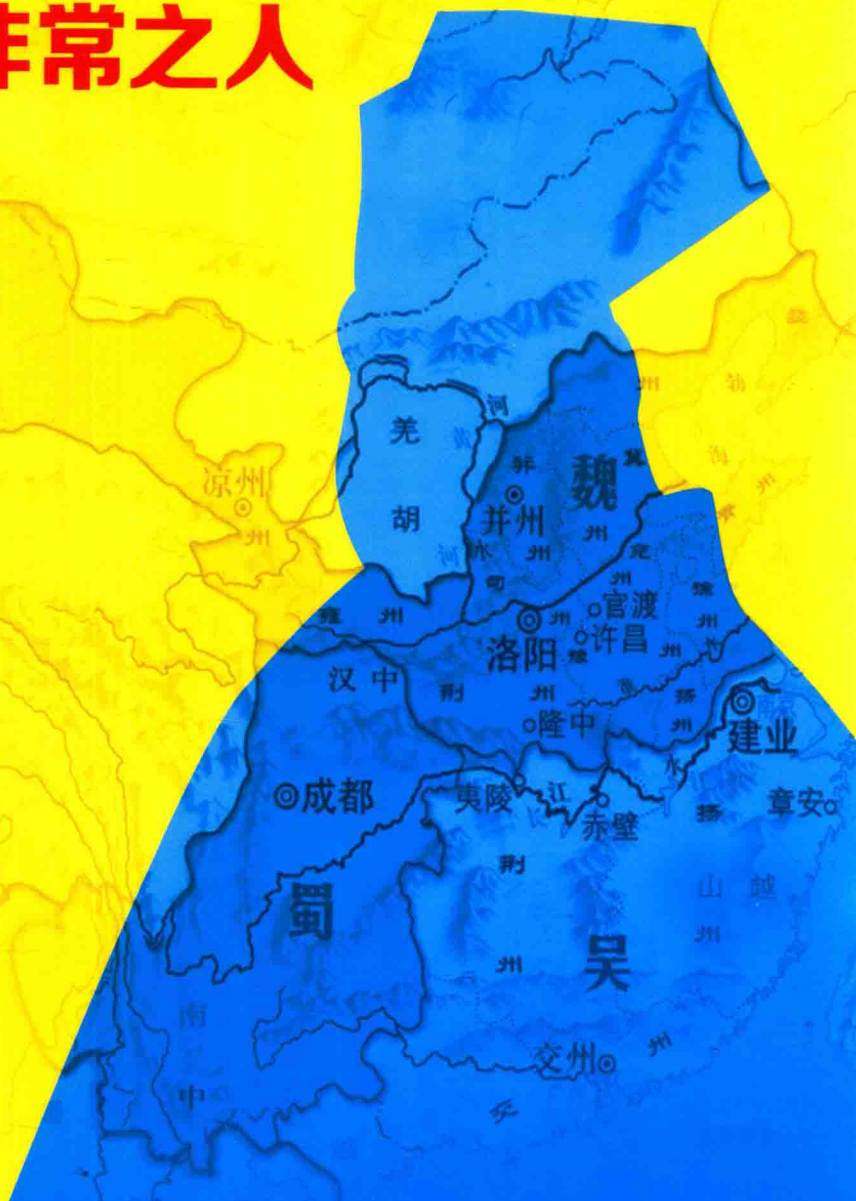
一本书读懂三国终结者

司马懿

南门太守著

上 非常之人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司马懿

(上)

非常之人

南门太守 著

图书代号: SK17N002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司马懿/南门太守著.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2017.1

ISBN 978-7-5613-8908-9

I. ①司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司马懿(179-251)—传记
IV. ①K827=3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2816号

司马懿
SIMA YI
南门太守 著

责任编辑 李凤阳
责任校对 华翔凤 宋媛媛
封面设计 华夏视觉 李彦生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
网 址 www.snupg.com
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20mm×1020mm 1/16
印 张 29.25
插 页 4
字 数 423千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613-8908-9
定 价 68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:(029) 85303879

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

——《司马懿》自序

三国是个乱世，乱世出英雄。

乱世里的英雄大体分两种：聪明秀出谓之英，胆力过人谓之雄。聪明与胆识兼有，那是一流的英雄，更卓越的称“非常之人”。

“非常者，固常人之所异也”，按照一般的看法，先有不同寻常的人才会做出不同寻常的事，因为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事，才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功业。三国时代有两个人得到过“非常之人”的评价，一个是曹操，另一个就是司马懿。

曹操被称为“非常之人”，因为他不是一般的英雄，而能“总英雄以拨乱反正”，才能超越了当代，可与古代的圣贤比肩，即所谓“超世之杰”。至于司马懿被称为“非常之人”，原因有所不同。

司马懿出生于179年，站在公元二世纪看，他是那时的一名“70后”，只比“小字辈”诸葛亮大了2岁，与“40后”的袁绍、“50后”的曹操和“60后”的刘备等人相比出道都晚得多。189年，董卓领兵进入洛阳，群雄逐鹿拉开序幕，这一年司马懿才10岁；196年，曹操迎汉献帝到了许县，天下格局初定，司马懿不过17岁。

年轻有时是优势，却注定不会成为资本。没出道之前的司马懿身份是一名儒生，但史书强调他“伏膺儒教”，这应该也不是虚言，渊源流长的家学在那个时代是值得骄傲的事，也是立世的标签，如果天下承平，司马懿的人生将与先辈们一样清晰而坦荡，至少也能做到郡太守，或者成为朝廷更高级的官员。

一场风暴打破了平静的生活，也改变了大多数人的命运，被时代洪流所裹挟，沉浮已经越来越不取决于门第出身，而决定于自身的胆识和机遇，所以对真正的人才来说这也是一个黄金时代，天赋秉异、才识过人，不想出头其实都难。

相对于大时代人是渺小的，无论贩夫走卒还是精英，与时俱进是人生的本能，从毛遂自荐到三顾茅庐，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，对人才来说正确的归宿是明主，在自由竞争的时代里明主可遇亦可求。

但也有例外，他们或因无欲而无争，或因道不同而不相为谋，司马懿就是这样一个保守的人，他出道的路有些漫长而孤寂，不是成心做秀，应该相信这是天性使然。

司马懿最终由儒生成成为一名谋士，这场时代的巨变其实让他的人生之路变窄了，在“唯才是举”的新格局下，出身的优势弄不好就会成为包袱，大概明白了这一点，所以司马懿选择了守拙，他刻意低调，藏起锋芒。

二十多岁来到曹操手下做事，在曹魏的仕途长达四十多年，其间处境虽有所不同，但大多数情况下司马懿都处在被猜忌、被防范的地位，所以他一直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，直到七十多岁时发动了一场政变，才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转型。

十年磨剑、只为一击，有人说司马懿能忍，忍了曹家三代人；有人说司马懿能装，装了四十多年；有人说司马懿老谋深算，不露声色干大事。

常人也能忍，只是忍到无可忍处便不再忍，或拔剑而起或以头抢地，而司马懿的座右铭是“忍，不可忍”，别人看不开的他能看开，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，不与强手争高下、只与对手比耐力，沉得住气、发得了力，最后把一个个强劲的对手拖垮。

司马懿也能装，他是装病的高手，也是三国时代把装病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第一人，强大的内心、高超的演技，让他躲过了一个个急流险滩。

但如果只是这么看司马懿，那又有些过于简单。俗话说“小胜靠智，大胜靠德”，只凭智商和权谋，只有忍和装，又怎能在雄才辈出的时代最

后胜出呢？被称为“非常之人”，司马懿的身上一定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。

在司马懿的身上其实存在许多矛盾和疑问：他早年不愿意出仕曹魏，是出于真心吗？来到曹营后他主动接近曹丕，是出于投机还是自保？事奉曹氏三代的数十年间，他是“大忠”还是“大奸似忠”？他屡败于诸葛亮，是智谋不及还是另有盘算？晚年发动的政变是蓄谋已久还是被迫为之？能轻松夺取曹魏政权，又是靠什么赢得了人心……

要解开这些迷团，就要静下心来，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或许认为已经很熟悉的人，以俯瞰的姿态重新审视那个大时代，然后以时间为经、事件为纬，沿着司马懿一生的轨迹，重新描画出一幅更清晰的人物画像来。

你会发现，机谋背后其实也有血性，伪装之下其实也有真诚，心机固然需要心血来浇灌，但真正能征服人心的还是心灵。

你会发现司马懿或许是又一个被历史误读的人，不仅因为在那顶“篡臣”的帽子下实在有太多的委曲与不公，也因为对于历史究竟该怎么看而应该有更多的思考，不是“非常之人”做出了“非常之事”，而是“非常之事”在等待着“非常之人”，当年即使没有司马懿，也会有另外一些人站出来，推动历史向既定的方向发展。

那么，让我们抛开阴谋论和成功学，放下所有既定的认识，重新走近他吧！

南门太守
2016年3月

目 录

第一章 遭逢际会	1
第二章 重新出发	27
第三章 走近旋涡	58
第四章 荣耀与恐惧	93
第五章 危急时刻	115
第六章 权力核心	142
第七章 托孤	171
第八章 名将凋落	197

第一章 遭逢际会

1. “驻京办主任”

寒冬腊月，草枯石崩。

黄河，河面已厚厚地结上了冰。

由北岸的河内郡到南岸的司隶校尉部必经河津古渡，这是汉魏时期北方大道的交通枢纽，也是黄河上热闹的要冲。虽历经战乱，但南来北往的行旅仍然急急匆匆，好不热闹。今年天寒，河面上的冰层很厚，所以省了渡船，行人及马匹、车辆可直接由河面上通行。

过河的人中，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轻装便服却难掩高贵不俗。他骑一匹马，人虽在马上仍可看出他身材高大，气宇不凡，脸上依稀旅途的疲惫，但脸庞却熠熠泛光。在他的后面，跟着一辆牛车，车上有两三个仆役打扮的人。

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马懿，字仲达，目前担任河内郡上计掾的公职。此行是公差，目的地是朝廷所在地许县。

上计，这是一项古老的朝廷制度，根据该制度，地方行政长官须定期向上级呈报文书，报告地方治理状况，县里呈送给郡国，郡国据属县的计簿再编制郡里的计簿，上报朝廷。

计簿其实就是本地方年度工作总结再加各种报表，郡里的计簿须专人呈送朝廷，负责人叫上计掾。“掾”在这一时期的职官表里经常出现，大体意思是“部门负责人”，“上计掾”就是上计工作的负责人。

天下一百多个郡国，朝廷掌握它们的情况靠的主要就是上计，所以历代朝廷对郡国上计人员也格外重视，汉律中有《上计律》，就是处置上计事务的专门律条。

洛阳城内有“百郡邸”，位置离皇宫不远，各郡国在那里都有自己的办公室，相当于驻京办事处。所以，上计掾也可以看作各郡国的“驻京办主任”，但他不需要常驻首都，一年出一趟差就行了。不过，在没有飞机也不能坐火车的时代，这一趟差往往出得很久，尤其离首都很远的郡国，一来一回光路上就得好几个月。

现如今，虽然时局动荡，各地纷纷割据，朝廷的控制力十分有限，一百多个郡国中的一大半无法正常上计，但作为帝国权力标志的上计之制却从未断绝。自献帝刘协迁都许县以后，中原一带的局势逐渐平复，对上计工作也越发重视起来。

东汉天下设十三州，州的刺史改为州牧以后，州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大增，但对于上计制度而言，朝廷的直接管辖权仍然直达郡国。对郡太守来说，上计工作是头等大事，干得好还得说得好，能干会说才能得朝廷的赏识。而要做好上计这项工作，选一个好的上计掾就是关键。

同样一篇工作报告，不同的人解读出来效果会完全不一样。有的人天生口才好，有的人天生口拙。朝廷不仅看书面报告，还会对其中一些问题当面询问，弄个头脑不清楚、口才差、反应慢的人去，搞不好就会误事。如果这个人跟自己不一心，那就更坏事，在朝廷面前说你的坏话，汇报工作变成了上访，你就等着倒霉吧。

所以，担任上计掾必定满足三个条件：一是身体好，得是“驴友级”的，出得了远门；二是机灵能干，会来事，会说话，能随机应变；三是政治上可靠，对长官忠心不二。简单地说，上计掾就是郡国的“驻京办主任”，能担任这个差事的，不仅是太守跟前的心腹红人，而且官场经验和社交能力也都特别丰富。

然而，对照以上这些标准，河内郡的上计掾司马懿看起来却不那么够格。

司马懿除身体倍棒、吃饭倍香外，其余都不怎么突出。他不是太守的心腹，甚至跟太守都不熟，接到这个差事也才一个来月，此前他的履

历表上是一片空白，没有任何机关工作经验。

太守之所以选了他，其实有赖于一个人的推荐，这个人名叫杨俊。

杨俊是河内郡人，是本郡的名士。河内郡之前一直被袁绍的大军占领，袁绍这个人，虽然也挺狂妄，但却没有狂过他的弟弟袁术，终其一生没敢称帝，治下各郡国自然不必到他的大本营邳县上计。

建安五年（200年）冬天，发生了著名的官渡之战，曹操一举歼灭袁绍主力，袁绍父子退守黄河以北。曹军随后渡河，黄河北岸的河内郡率先被曹军占领，按照曹操定下的制度，新占领的郡国自次年起一律向许县朝廷上计。

所以，河内郡今年也是首次开始这项工作，自打群雄讨董卓时起，河内郡基本上就脱离了朝廷的实际控制，不上计也有一二十年了。现在突然要重新上计，懂这件工作的人都很难找。太守跟杨俊是好朋友，知道杨俊最善于识人，认识的人也多，就找杨俊商议此事。

杨俊一听，说刚好有个人才，足可担当此任。此人是本郡温县人，年轻有为、才学非凡、深沉有大略，先后师从崔琰和胡昭两位名士，最近刚从陆浑山胡昭老师那里学成归来，正在家里闲着没事做，一说准行。

太守很高兴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后来，事情全部结束后，太守恐怕深为当初的决定而后悔——如此重要的差事竟派给了一个没见过面的年轻人。但在当时，太守的确一下子就拍板了，不是司马懿本人有什么名气，而是他身上有三样金字招牌：杨俊、温县司马氏、崔琰和胡昭。

杨俊不用说，是太守一向信得过的人，有他推荐自然不容怀疑；温县的司马氏是本郡的世家，世代为官，家族兴盛，人才辈出；崔琰和胡昭，更是如雷贯耳的大师级人物。他们联袂教出的学生还会差吗？

太守立即差人来温县司马氏府上请司马懿。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一听就答应了。司马防此时的身份是“病退”在家的朝廷前骑都尉，史书上说他退休以后“养志闾巷，阖门自守”。但天下纷扰，战事就在家门口，整个家族何去何从他也一直在思考，有机会接触朝廷在他看来显然是最明智不过的选择。

司马懿本人一听也有点兴奋。他刚刚学成归来，正想施展抱负，谁知眼下就来了机会。

于是，司马懿即刻赴太守府报到，太守给他配了几个人，组成一个临时工作小组，先从编制本年度计簿入手。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司马懿干起这项差事却十分在行，计簿虽复杂，弄明白了却也简单，其内容无外户口、垦田、钱谷、刑狱等情况，分门别类，只要条理清晰、数字准确就行。河内郡是个大郡，虽经战乱却实力犹存，报表上的数字不会太难看。

司马懿在陆浑山跟着胡昭老师学习的多是经国致用之学，不是古文经学那样的纯理论，所以尽管没有实际经验的积累，但没几下就都摸得样样清楚，加上太守全力以赴的支持，很快就编好了当年的计簿。

2. 高人开悟

河内郡的郡治是怀县，温县距怀县并不远。温县据说得名于境内的两处温泉，它距原来的首都洛阳虽隔黄河，却也仅有百里之遥。当时的温县距洛阳的距离约等于今天的燕郊到天安门，我有同事每天上下班都得跑这么一趟。所以，温县怎么说也曾是首都的远郊区，在汉代文献中就称它为“天下名都”。县城南面就是黄河，北面也有一条大河，是济水，济水最后也流入黄河，两河交汇之处就是天下著名的古战场成皋。

现在温县名气也很大，主要缘于在它境内有个叫陈家沟的地方，据说是太极拳的发源地。但那段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宋朝，在此之前，司马氏家族才是温县的名片。

司马氏的先人出自高阳氏之后重黎，在唐、虞、夏、商之际世代为官。楚汉之际的名将司马昂也是其祖先，司马昂在秦亡后被封为殷王，以河内为都，其子孙便在此生生不息。司马昂之后又历八代，到了东汉安帝时的司马钧，曾任征西将军，相当于大军区司令。司马钧的儿子司马量，当过豫章郡太守，司马量的儿子司马隼，当过颍川郡太守。司马隼的儿子就是司马防，当过河南尹，也是太守一级的高官。所以，史书说这个家族“本诸生家，传礼来久”。

与同时代的汝南郡袁氏、弘农郡杨氏家族相比，温县的司马氏家族

或许还达不到足够的显赫，入本朝以来其家族成员担任的最高职务多是郡太守一级的“省部级”官员，没有更高一级的记载。但是，这个家族传承有序、绵绵不息，一直不曾没落过，这在两汉时代，尤其是渐行渐乱的汉末之时，殊显可贵。

司马防在儿子们的教育上花费了大量心血，他以家教严格而著称，以至于其家教事迹写进了二十四史。据《晋书》记载，即使弱冠成人后，司马防也要求儿子们“不命曰进不敢进，不命曰坐不敢坐，不指有所问不敢言”。历史上有孟母择邻、荀子劝学、颜氏家训等，司马防的教子也足以相提并论。

对于一个大家族来说，生逢乱世什么才是最珍视的财富？不是田产房产，不是金银玉器，不是刀枪棍棒，也不是赖以活命的粮食和可以蔽体的锦缎。最珍贵的，是那牢不可破的骨肉亲情。乱世中，金钱和田产等一切财富随时都会与你倏忽而别，唯有骨肉亲情最牢靠，也最为安全。司马氏经过十几代人的努力，在温县一带虽已广聚产业，但在司马防眼里，真正值钱的还是这八个儿子。

司马防有八个儿子，司马懿排行老二，他上面有一个哥哥叫司马朗，下面还有六个弟弟。司马懿生于汉灵帝光和二年（179年），担任上计掾时二十三岁。此时，比他大二岁的诸葛亮正隐居于南方的一处山林里，虽为布衣百姓，却以管仲、乐毅那样的英雄为榜样，拼命地积累知识，每天都在给自己充电，瞪着一双大眼密切关注着时局，至于刘备三请诸葛亮出山，那是六七年之后的事了。

司马懿的少年时代与那个时期大部分同龄人一样，读的无外乎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春秋》等几部书。父亲司马防酷爱《汉书》，尤其喜欢读其中的名臣传，史书上说他“雅好汉书名臣列传，所讽诵者数十万言”，想必司马懿小的时候比别的孩子也只是多在《汉书》上用了些功夫而已。

汉代奉经学为圣典，但经学呈现出繁琐解读的习尚，经书上的几个字，解释起来可能拉扯出二三万言，课本倒不厚，参考书和辅导书却不厌其烦、铺天盖地而来。后来，经学也就在这种细碎烦琐、牵强附会中无可挽回地衰落了。当司马懿开始明白一些人生道理的时候，他感到沿着这条路兴许会成为一名学者，但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和努力才行？而

且即使成为一个学问高深的人又有何用？国家动荡，朝廷困厄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路子早已不通了。

在严厉的家教下，又面对一个个无休无止的学习计划，很多人最终成为高分低能的书呆子。幸运的是，司马懿没有成为书呆子，在经学之外，他更注意博览群书，丰富自己的知识。史书记载，司马懿“少有奇节，聪明多大略，博学洽闻，伏膺儒教”。

人可以分为很多种，比如人渣、人手、人才、人物……在任何年代都没有成为人渣，那是足够幸运的，但绝大多数人只是一个人手，成为人才的已属少数，而人物则更为稀少。司马懿良好的家庭出身，严格的家教，加上他在青少年时代便展现出来的天赋，可以让他轻松成为一个人才，但这在他心里显然还不够。

在纷乱复杂、急骤变化的社会，只要有内在追求的青年人都不甘于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，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基因。

对有志于取得成就的年轻人而言，除了自己的努力，还必须得到外人的帮助才能成功。其中，有两种人至关重要：一种是贵人，一种是高人。

贵人相助，高人开悟。与同时代精英们相比，司马懿出道相对较晚，但青年时期的司马懿却幸运地遇到了两位影响他一生的人，他们不仅是贵人，更是那个时代绝对公认的高人。

一个是崔琰，另一个是胡昭。

崔琰字季珪，冀州清河国东武城（今河北武城东北）人，他有个突出特点，就是长得很排场，史书上说他“声姿高畅，眉目疏朗，须长四尺，甚有威重”。在三国历史上，崔琰是个难得的文武全才，他年轻时好击剑，尚武事，但也喜欢学问，后来师从学术大师郑玄。

当年，黄巾民变正盛，郑老师领着一帮学生到山东半岛上的不其山避难，同时继续讲学。这地方离崂山不远，郑玄字康成，此地后来便有了著名的康成书院，崔琰就是那个时候的学生。郑老师授徒生活很苦，“时谷朶县乏”。后来，他怕大家都饿死，只好把学生们遣散回家，崔琰于是回到冀州老家。

郑玄是东汉末年学术界的泰山北斗，名气之大海内第一。郑玄一生有几个比较器重的学生，他们回到家乡后成为各地争相延聘的对象，其

中国渊、郗虑等人被曹操聘走，还有王基、公孙方、赵商等人，也都因为郑玄的学生而知名于世。

崔琰回到家乡东武城，这里是袁绍的地盘。崔琰看到天下纷乱，本不想过问世事，终日“以琴书自娱”，但袁绍慕名而来，非要他出来做事不可。

崔琰知道袁绍难成大器，本不想出来。但他也知道，袁绍在难成大器之外，更是器量异常狭小之人，左手端着敬酒，右手就是罚酒，不为我所用，即为我之敌，无奈之下他也只好出来了。

此时袁绍手下派系林立，崔琰虽受敬重但却在核心之外，他也只做冷眼旁观，轻易不说话。但同时，他也在思考着未来的出路。

后来，袁绍发动官渡之战，崔琰终于忍不住了，他不想管闲事，但还是劝道：“天子在许，民望助顺，不如守境述职，以宁区宇。”

袁氏其焰正炽，又在兴头上，不听。

在此战之前，崔琰遇到了伤心事，他的老师郑玄死了，就死在袁绍的军营里。战后，袁绍两个儿子袁谭和袁尚交争，他们发现崔琰很有见地，而且在冀州声望甚高，于是“争欲得琰”，而崔琰“称疾固辞”，差点因此而获罪丢命，幸亏老朋友阴夔、陈琳等人相救才得免。

崔琰的老家东武城距温县不太远，早在崔琰由不其山返回家乡时，司马防就遣大儿子司马朗登门拜访，二人见面很能谈得来，司马朗与崔琰成为好朋友。崔琰也常来温县司马府上，与司马防其他几个年龄较大的儿子慢慢也熟悉了。崔琰最欣赏的是老二司马懿，崔琰曾对司马朗说：

“君弟聪明明允，刚断英特，非子所及也。”

就这样，司马懿与崔琰建立了师生情谊，时常向崔老师请教学问。但崔老师每次来温县至多停留十天半个月，司马懿偶尔去东武城找崔老师请教，也呆不了多久。崔琰于是劝司马懿出去走走，像当初他去不其山拜在郑玄老师门下求学一样，找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专心求学。

崔琰向司马懿推荐了胡昭。

三国有两个孔明，一个是尽人皆知的诸葛孔明，另一个是胡孔明，也就是司马懿的老师胡昭。

胡昭字孔明，年龄比曹操小五六岁，生于公元161年。他的祖籍是

名士辈出的颍川郡（今河南禹州），初避乱于冀州，袁绍听说他的大名，征之，辞而不就。胡昭观察袁绍此人外宽内忌，为防不测就躲进了陆浑山中。

陆浑山在今河南省嵩县东北，距大名鼎鼎的少林寺不远。此山绵延三百里，散居着许多躲避战乱的穷苦百姓。胡昭在此开馆办学，教贫家子弟们识字读书，同时对山民们进行感化教育，使大家平息争斗，和睦相处，胡昭因此深得厚望。

避难冀州期间，崔琰与胡昭相识，并建立了深厚友谊。在崔琰看来，胡昭绝非一名纯粹的经学之士，他虽拒绝出仕，但一直关心天下大事，尤其在军事、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有独到见解。

司马懿揣着崔琰老师的引荐信，千里迢迢来到陆浑山，拜在胡昭门下。

杜月笙据说看人也一向很准，他曾说过一群人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，胆小的男孩一般能成大事，打仗前思后想的，才是帅才。那时候胡昭名气很大，各地慕名前来拜师学习的年轻人很多，不乏天资高贵、家世显赫的人。胡昭慢慢发现司马懿不一样，他不像别的人那样处处喜欢表现自己，他很有见地，天赋也高，有跟随崔琰常年求学的基础，见识不俗，什么东西一点就透。更为难得的是他很沉得住气，在胡昭眼里，司马懿聪慧通达、智计绝伦、沉浑有度，腹藏雄才大略，日后必有大成，于是对他悉心传道。

汉末士子求学大致有两种情况：一种像曹操、袁绍那样出身于官僚或世家大族，有机会入太学学习，太学是官办学校，毕业包分配，仕途有保证，但有机会来此读书的人不多；另一种是私学，崔琰的老师郑玄没进过太学，他拜经学泰斗马融为师，马融是朝廷的大官，也是大学者，他自己开学馆收徒，学生众多，刘备的老师卢植也在那里学习。

私学有代代相承的传统，郑玄后来也开馆授徒，学生人数平时保持在千人以上，为一时之盛。卢植后来收授私学，除刘备外他还有一个有名的学生，就是公孙瓒。诸葛亮隐居隆中，也不是闷头自学，他拜荆州名士庞德公和司马徽为师，受的也是私学教育。

司马懿在陆浑山前后学习五年，加上之前的求学经历，其教育背景很完整，且全出于名师：司马防教他读完小学、中学，崔琰指导他读了

本科，胡昭又带着他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。

3. 来到许县

司马懿带着随从于建安六年（201年）底的腊日前三天赶到了许县。

腊日又称小新岁，虽然没有正旦日也就是正月初一那么隆重，但对朝廷以及各官署来说意义非同一般。这一天，朝廷要举行大规模的驱鬼避疫和祭祖祭神活动，热闹非凡。对于各级官员来讲，这一天更是个好日子，汉代官员的薪俸在各朝代中不算最低，但也不是特别高，遇到物价飞涨，品秩低的官员可能就面临生活问题。天子为照顾这些官员，在薪俸之外再加赏赐，相当于工资之外的奖金，这一部分可多可少，发放对象和时间也灵活，不过一般来说腊日前后都有一次例行的面向全体官员的赏赐，有点类似于“年终奖”。

对普通百姓来说，腊日则意味着团圆，在外面求职或游学的人都要想办法在这一天之前赶回家中，准备丰盛的饮食和干净鲜丽的衣服，为即将到来的正旦节做准备。

司马懿一行来到许县，发现节日的气氛很淡。也难怪，天下已经乱了十几年，中原一带刚刚又经历了大战，民生凋敝，百业不兴，既没有那么多物力为过节做特别的准备，人们对新年的向往也不那么刻意和急切。

许县本是豫州刺史部颍川郡下面的一个普通县城，尽管很久之前这里曾做过许国的国都，但城池的式微已经很久了。几年前天子迁都至此，这座城池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才发生了改变。司马懿早就渴望来到这里，今天终于来了。

行前，他听父亲讲了不少关于朝廷礼仪以及上计方面的事。父亲在灵帝时代便在朝中为官，还曾经做过曹操的上司，那时父亲担任洛阳令，因业绩突出荣升为河南尹。曹操当时刚满二十岁，从太学出来等待分配工作，他想接替司马防出来的洛阳令一职，为此跑到司马防这里“走后门”。但曹操后来未能如愿，具体原因史书记载不太明确，有的说司马防没有推荐，也有的说受阻于负责官员任免的尚书台尚书、大书法家梁鹄，反正曹操只担任了洛阳令属下的北部尉一职，正县级改成了副县级。

今非昔比，曹操如今是朝廷的司空，是谁都知道的许县的主人，如不出意外，将进而成为整个天下的主人。在官渡打败袁绍后，已经没有人再怀疑这一点。

按本朝制度，各郡国上计官员腊日前赶到首都，住在城里的百郡邸，之后与公卿百官一起参加天子亲自主持的正旦节庆祝仪式，然后由有关部门接受上计。在此期间，上计官员要随叫随到，回答提问，对计簿中看不明白的地方进行解释，这个过程有长有短，时间并不固定，有时天子本人也会亲自调阅有关材料，召见上计官员。

也就是说，上计官员虽然职低位卑，却有被天子本人直接召见的机会。电视剧《潜伏》里有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，戴笠莅临天津站，自站长以下挨个受召见，特务队长马奎精心穿戴，在等候召见前还在不停地练习如何敬礼、如何说第一句话，反反复复，每一个细节都要来上几遍。

这不是马奎矫情，这说明他很有官场经验。有经验的下级都知道，有机会与比你高好几级的大人物近距离接触是件有风险的事，一句话没说好或者一个眼神不对劲就会断了自己的前程。对上计官员来说，此时的风险又多了一重，天子有可能因为对郡国工作不满意迁怒到上计官员身上，轻则遭斥责，重则免官，甚至坐牢、杀头的都有。但是，有经验的下级也知道，这又是一次难得的人生机遇。直接领导你的人最容易了解你、理解你，处得好他也很想提拔提拔你，但这通常是有点难度的，有的是手里没有这个权，有心无力，有的是手中虽有这个权，但资源太少，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和照顾，轮到你有时候要等好几年，有时候等了好几年也没用。而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就不同了，对你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，在人家手里根本不是个事儿，一句话就能改变你的处境，勿须等待，言出即兑现，不存在夜长梦多，也不存在煮熟的鸭子又飞走的问题。

每到这样的场合，被召见的一方总是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，既渴望又忐忑。而到正式召见之时，一切都交给了命运，因为这样的场合跟相对象差不多，更看缘分，讲的是一见钟情。又像是看电视剧，开始三分钟没有抓住观众，人家抬手就要换频道。所以，当你有了站在大人物面前表现的机会时，你得充分抓住分分秒秒，提前做好准备。

司马懿不是刻意钻营的人，但他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朝着这样的时刻